

睦邻丝瓜

□南京 明前茶

春天的时候,三姨到城里来,为了帮小表妹带刚出生的女儿,65岁的老人家第一次离开土地,进了单元房。让她不太愉快的是,邻居们都不认识,再也没有老家邻居间那种你借我一把葱,我送你几个山芋,你借了我泡菜坛子,我送你一大碗荠菜馄饨的热络了。

表妹看出老妈的孤独,就买了蔬果种植箱来,排布在朝南的阳台上,又在网上下单买了腐殖土和各式蔬菜种子。恰逢春天地气酥暖,三姨便在这小小的角落里种了小西红柿、土豆、辣椒、小青菜,还有一棵丝瓜。

可今年夏天太热了,种下的果蔬多数都收成寥寥,只有土豆顽强地生存,以累累的块状根茎拱裂了泥土,还有那棵倔强的丝瓜苗蓬勃勃勃地生长起来。眼看着它的藤蔓一昼夜就能长10厘米,它每天都伸展小小的、如婴儿拳头一般的藤蔓,向前探索,拉住什么都不放手,阳台上遮阳的竹帘、阳台上晒被子的不锈钢架子,都曾被她亲热地握住,紧密地缠绕。

三姨只好专门给它搭了个小竹架子,引导它向外攀援,也是巧,表妹家的阳台外面,伸手可及处就种着一株高大的金叶国槐,树冠与5楼平齐,不知是国槐树向丝瓜藤招了手,还是丝瓜藤嗅见了高大国槐母亲般的气息,它一头向国槐冲了过去,想要拥抱它,卷曲的藤蔓像芭蕾舞演员的手,凌空伸展。

很快,两种植物的枝条,如缠绵悱恻的手一样交握。三姨发现,丝瓜

藤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,顺着这株金叶国槐挺立的主干,以及婆婆的枝条自由攀援,将它的掌状叶片铺展在国槐树黄绿色的树冠间,紧接着,丝瓜含苞了,几乎是一夕之间,金黄色的雄花与雌花像幸福的黄手帕,又像绚丽的头花,簪满了大树的树冠。

这时,三姨看出问题来了,她给我发视频:“看来,种的丝瓜我是一条也吃不上了,你看这丝瓜,都爬到三楼四楼去了,别人一开窗,就能揪下丝瓜来做汤。”

我说:“你可以上楼去,结识邻居,讨要丝瓜,三姨你不是才给你带了乡下自家鸡生的蛋,你就带上几个蛋,去跟邻居分享。你来城里,不是就怕楼上下声息不闻吗?”

三姨在视频里垂下头,窘迫地思量半天,说:“老话说得好,进了别家院,就是别家果。上门讨要,也显得咱太小气了。要吃丝瓜,咱下楼去菜场买。”

过两天,三姨抱着才百天的外孙女打百白破疫苗回家,就见门把手上挂着一个薄薄的马夹袋,马夹袋里是三根丝瓜、两只贝贝南瓜,还附了一张小卡片。卡片上写:“二楼芳邻你好:我们是三楼的一对老夫妻,昨天做面条用了树上的两根丝瓜,想着是你辛辛苦苦种出来的,有点不好意思。小南瓜我们吃着不错,与你分享。以下是我的微信号,有空可以加我……”三姨没有想到的是,靠着这一棵蓬勃茂盛、果实琳琅满目的丝瓜,她与三楼、四楼的老夫妻都熟了。

秋意渐浓,在窗外,金叶国槐的叶片愈发色彩绚丽又老辣,金色调中夹杂着绚烂的红色调,令人迷醉。有时,买菜归来的三位老太太举头眺望,只剩五楼的丝瓜没人摘,它们已经由绿变黄、由黄变褐,最后,它们变成了一种沧桑的深棕色,微微带一点金红色调。秋风吹袭,那些失去水分的老丝瓜在风中摇荡,它们撞击槐树的枝条,发出轻微的扑扑声,让窗前的这棵金叶国槐有了更迷人的秋景层次。

三姨只是觉得有点可惜:“五楼租给了三个姑娘,看样子都是刚工作的大学生,这些小姑娘基本上都靠外卖过活,不太会做饭。现在,它们老成了丝瓜筋,可以煮水治腰腿疼,也可以刷锅洗碗。就是不见她们伸手摘呀!”

过了几天,三姨发现树上粗壮的老丝瓜基本不见了,正纳闷呢,开门出去,又见门把手上挂了一只小小的马夹袋,打开来一看,里面是一个个圆溜溜的“丝瓜筋饼子”——很明显是老丝瓜去了皮和两头,将里面象牙白的丝瓜筋横切成一厘米的厚片,又在阳光下充分晒干而得。五楼的一位小姑娘留了一张卡片说:“丝瓜筋厚片,做茶壶茶杯的隔热垫子正好。一直想把丝瓜摘下来送还阿姨,但我们都有点害羞,犹豫到现在,丝瓜都等老了。但老丝瓜浓墨重彩,也很好看呢。”

卡片的背面,是水彩画的老丝瓜,三姨第一次觉得,老丝瓜轻微皴裂的表皮,简直是时间的包浆,比年轻时青枝绿叶的丝瓜,更美。

捡一枚落叶带走

□苏州 顾海燕

在扬州,每到秋末冬初,最让人心动的要数银杏了。

是的,银杏,这才是我心中最具秋韵的树。灿烂明媚的色彩,错落遒劲的枝干,在净蓝的天空下,诗意盎然,又如油画一般向前铺去,静美如斯。若抚瑶琴,黄叶缱绻间于这寂静的银杏树下铮铮一曲,这昔日的繁华之都就秒变广陵。古树无言,默默见证历史烟云。

银杏,这古老的树种,带着它独有的沉稳与从容,从远古走来,似乎开启了奇妙的时光之旅,走到了石塔寺。千年的唐杏如一位历经世事变迁而岿然不动的老人,饱经风霜,内心笃定。粗大斑驳的树干稳稳矗立,阔大丰茂的树冠金黄璀璨。千百年来,金戈铁马如梦,唐杏风采如故。风云迭起间,古树积淀着最纯粹的明黄色彩,这不仅是一棵古树的拙朴气息,更是一座城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脉络名片。石塔寺名木参天,层层翘檐外的天空中,时光在这里似乎是静止的,西边的唐石塔矗立无言,东边的明文昌阁古意悠然。光阴又是流动的,千年岁月弹指一挥间,翩跹落叶如一支绝世之舞,悄然回首已是一群年轻人踏秋的身影缓缓前行。

银杏,这有着长寿之意的植物活化石,带着它的无限生机和绵延不绝的福气,定居在了琼花观。暮春的琼花纯白如雪,初冬的银杏璀璨如金。那绝世无双的琼花早谢芳华,而这五百多年树龄的古树却默默守护着一方净土,由碧玉可爱到

金黄漫天,这勃勃生机无由滋长,月月复年年。

银杏,这坚韧沉着的生命之树,在史公祠一立数百年。晚秋的扬州,古祠庄严肃穆,银杏如黄蝶飘落,落叶不扫而积,我们坐于树下怀想、遐思。怀想那“忠正”的灵魂,遐思这盛世年景。银杏金黄的叶片上纹路清晰,经霜染愈发晶莹剔透。阳光下似一双双睿智的深眸,回映印刻着人性最深层的坚毅忠勇。

银杏,这清雅卓绝的自然意趣,于汶河小学的琅琅读书声中,日益姿态闲适,丰神俊朗,五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不改其恣意洒脱之势,年年金黄待秋,如诗如画。这历数百年依然葳蕤繁茂的卓然之姿,似要把生死、阴阳、春秋万物和谐共生的自然规律默默展示出来,于这书香墨染之地,让我们从两棵古树流泻的风华无双中领悟智慧和妙境。

我在扬州城景区的秋色里流连,看一树树银杏铺叠下城市的古韵新姿,遥想这座城繁荣几度又苍凉悲壮的过往。我也在诗词里找寻,去体验一个个寄托于银杏枝叶间的有趣灵魂。慢慢行走在“春风十里”的扬州路,俯身捡拾起一枚枚金玉质般温润诗意的银杏叶,端详、浮想、珍藏。

我要捡一枚银杏的落叶带走,如同把扬州的整个晚秋带走,把这个如银杏般古老多福又坚韧沉着之城的美丽带走。

红绿灯下

□南京 徐廷华

十字街头的红绿灯闪闪烁烁,城市的交通井然有序。

记得我年轻时,精力旺盛,头脑活络,每当过十字街口,绿灯一亮,就自行车脚踏一蹬,兀自前行飞驰而去。有一回没把它当回事抢先了几秒钟,被交警逮个正着,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,罚站十字路口马路上,挥舞着小红旗,当了几小时的红马甲。如今年龄大了,车不敢骑了,连过个马路到街对过,也成了我这个耄耋老人最怕的一件事,似乎有点力不从心。尽管各大十字路口都建起了地下行人通道,但碍于腿脚不灵便,总想少受些走下爬上之苦,常常是选择过马路来得省事、便当。

总有一些温暖

□如东 潘晓星

这些天总有点惴惴不安,满屏都是关于疫情的信息,朋友纷纷中招。

逃离到老家的我,与先生、女儿分散在三个“点”,于是我的一颗心便心挂三头了。三个人的家庭小群里每天的动态消息总是关于疫情的。或许是怕我们娘儿俩担心,每每提醒奋战在教学一线的先生注意防护时,先生每次开口总是正能量满满,什么“百毒不侵”“我的体质强健”“坚不可摧”……

读大学的女儿还未正式放假,每天和室友相互打气,时不时地会传过来一张和室友在宿舍里共进午餐的照片,看着那几张青春洋溢

前不久在汉中门十字路口过马路,斑马线旁挤满了行人。红灯熄灭,绿灯亮起,我随拥挤的人流起步。年轻人脚步匆匆走得快,很快到了街对面,中年人略带小跑,也过去了。我步履蹒跚,宽宽的马路刚走了一半,绿灯的心房就颤动了,红灯随之亮起来,我被阻隔在马路中央,身前身后都是川流不息的车辆飞驰而过。心里有点胆战心惊地紧张起来了,猛然会想起年轻时闯红灯的事。

二十多年前,我单位一个年轻时被称为“厂花”的漂亮同事,去南方一座新城出差,过一条马路时,左侧街边停靠的一辆大客挡住她的视线,便在绿灯变为红灯的瞬间飞跑

的笑脸,我心头的雾霾也会一点点散去……

早已做不到气定神闲地看书了。昨天翻看朋友圈时被几条消息吸引住了:县内有几个集镇的某大药房可以免费领取退烧药了。虽然注明“数量有限,领完即止”,但已有朋友发圈儿晒图说:“活动真实有效!”接着又看到本县某镇60岁以上发热病人可免费领取布洛芬等退烧药的消息;随后看到一个北京大爷康复后将剩余退烧药捐至药房……在寒风凛冽里,这几条消息犹如冬日暖阳般,是那么的温暖贴心。即使是寒冬,这世界也总有一些温暖不期而至。

过街,哪知却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货车撞个满怀,丧生轮下。每次过马路总会不自然想起。

想着想着,绿灯又亮了,一位年轻人突然挽住了我的手臂,一只嫩嫩的手拉着我苍老的手稳稳地走到街对面。不在意的人以为这是一对爷孙俩,其实我们互不相识。分手时,小伙子挥挥手说,老大爷,慢慢走哦。我目送着他远去。心里猜想,在斑马线等待区,这小伙子一定已经注意到我孤立地站在安全岛上了,当绿灯亮起,他就悄然走到了我面前,无声地拉起我的手臂。他是怕我在下一个红灯亮起时,仍还未能走过去。这一天,我心里始终是暖暖的。

人们常说: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这些日子里我看到了医生朋友的迎难而上;我看到了学校师生的同心协力;我看到了同学群里的互帮互助……

同学群里,远在北京的同学前几天阳转阴后,不忘在群里加油鼓劲;家庭群里,有自己硬扛下来,唯恐家人担心恢复后才告知老家的亲人的……

手机里,跳出一个朋友的问候:这几日可好?甚念。盯着这几个字看,心里很是温暖。

开门走到阳台,远眺,看到池塘边的垂柳正在寒风中摇曳,经历了风霜雪雨的枝条竟然绿意盎然。

闲煮一盏茶

□湖北武汉 刘中才

室外阳光明媚,屋内暖意融融,下了一个星期的雨,天空终于迎来晴日。

冬日里煮茶,亦没有外界的叨扰,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去年买的金苔香尚未启封,打开包装,扑鼻的浓香瞬间四溢,委实有些小确幸,奈何母亲不在身边,无缘消解此时的蕴香,但我还是及早往老家寄去了几款上新的云松红和恩施贡芽,希冀母亲也能在繁忙之余拥炉煮茶,因此不会过于孤单。

我的茶总是多,一盏一盏地煮开,倒也有种陆羽的况味。只是不懂茶的内里,自然也写不出《茶经》那样的旷世经典。但我煮茶还是严谨的,清水入炉,小火慢炖,如煎药般,直至茶香溢出,就像诗人张蠙在《夏日题老将林亭》里说的那样,并放辘轳闲浸酒,笼开鹦鹉煎煎茶。

时光里,煮一盏茶,要的是心境,不能匆忙,也不可将就,否则便没有茶趣。你看张蠙,他煮茶的时候,并边水湿辘轳,笼上鹦鹉婉转,怎不让人心生惬意。这让我忆起童年的乡下,一群壮硕的农夫坐在树荫里纳凉,席地而坐,茶香袅袅,树上蝉鸣,树下人欢。茶具也足够精致,端在手里小巧玲珑,光亮圆润,如不仔细观瞻,墨黑的釉色看不出有雕琢过的痕迹。但那茶

具上面分明又刻着元稹的茶诗。

“茶,香叶,嫩芽,慕诗客,爱僧家。碾雕白玉,罗织红纱。铤煎黄蕊色,碗转曲尘花。夜后邀陪明月,晨前命对朝霞。洗尽古今人倦,将至醉后岂堪夸。”这首诗足够妙,在整个唐朝,有的是绝句,有的是七律,却唯独缺少元稹这样的散体诗。这是生在江南的一株茶,嫩芽在春风里长大,茶盏沁着历久的芳香,有明月相伴,红霞衬托,穿肠入怀的那一刻,心就有了归属。

诗人煮茶,煮的是闲情逸致,快了不好,慢了也不行,恰在刚刚的时候才是闲。元稹煮茶时,一定有薛涛陪在他的身边,两两对坐,一人煮茶,一人静观,纤手托着腮颊,春心跟着荡漾了。元稹的浪漫在茶香里晕染,任凭那些讥讽的话从耳畔飘来,也不用去管。

沉浸在元稹的茶诗里,我把新茶倒在茶盏里,沉浮的茶叶起起落落,清亮的茶水好似人间故事。兴致来了,我大声吟诵起白居易的《山泉煎茶有怀》:坐酌冷冷水,看煎瑟瑟尘。无由持一碗,寄与爱茶人。

我有一炉火,尽在茶香中。时光里,认真地煮一盏茶,把心留给烟火,这样,在闲适的日子里,我们坐下来聊聊,仰望抑或是倾听,都是乡愁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2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